

# 董光葵外交回忆录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

知识出版社

#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知 识 出 版 社

## 内 容 提 要

重光葵是日本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战前日本侵华外交的关键人物，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

本书记载了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整整三十年间日本在国际上的重要外交活动，提供了很多重要史料（如巴黎和会、济南惨案、一·二八事变、张鼓峰事件等），其中不少涉及重光葵同各国当权者的秘密交往，对某些国际关系内幕也有所揭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重光葵毕生反共反华，书中为日本侵华辩解和自我吹嘘之处，读者要注意鉴别。

(内 部 发 行)

### 重 光 葵 外 交 回 忆 录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6 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600

书号：11211·5 定价：0.56元

## 译 者 的 话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一书是重光葵于 1953 年口述，由每日新闻记者古谷纲正记录出版的。书中记载了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整整三十年间日本及国际上的重要外交活动。

重光葵从事外交工作达三十年之久，是日本外交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与战前日本侵华外交具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出狱以后，自 1954 年至 1956 年曾三次任鸠山一郎内阁的副总理兼外务大臣，1957 年死去。

重光葵长期在日本驻中国使领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历任驻蒋介石政权的特命全权公使及驻苏联、英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 1942 年又来中国任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1943 年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1944 年，任小矶国昭内阁的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1945 年日本投降时日本天皇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参加战后的东久迩宫内阁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同年 9 月 2 日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签订投降书。

重光葵主张实行“稳健政策”达到日本称霸亚洲的目的。对于中国，他主张“在满洲成立满洲国，在中国本土（指伪满除外的中国领土）成立新中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势力及援助中国的第三国势力。在国际上，他主张“只有改善同英、美

间的关系，才能利用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建设满洲国和中国的新秩序，从而充实我国(日本)的实力，得以向南方发展”。1934年，日本狂妄发表独霸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和“天羽声明”，就是根据重光葵的外交政策炮制出来的。只是由于日本军部热衷于武力征服中国，重光葵等人的所谓“稳健政策”才未得实现。但在重光葵的外交活动中，则始终坚持这一方针。

早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重光葵就曾积极活动，强行夺取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1928年以后与国民党政府就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中日关税协定、修订不平等条约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九一八”事变前与宋子文密谋策动张学良改变排日政策等活动，都暴露了重光葵“稳健政策”的虚伪性及诡诈的外交伎俩。尤其露骨的是，1932年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时，这个主张“稳健”的重光葵却以全权公使的身份，要求日本政府火速派遣“足够的”陆军兵力到上海进行战争。在日军占领了上海等地屠杀了无数中国人民之后，他又抢在国联开会之前，向列强发出停战声明，以避免国际干涉，从而取得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胜利，受到了日本天皇的特殊嘉奖。以后，他进一步策划和主持了同苏联进行的收买中东铁路、渔业协定，以及张鼓峰等事件的谈判，同英国就改善两国关系，日、德、意三国同盟，停止援蒋以及封锁香港、滇缅公路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谈判。本书在上述问题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方面提供了很多重要历史资料，其中不少涉及重光葵与各国当权者间的秘密交往，对某些国际关系的内幕也有所揭露。这对研究当时的外交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书中自我吹嘘辩

解之处，读者要注意分析鉴别。限于校、译者水平，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译者为周振清、戴桐荫；校订者为孙立民、李作民、张士杰。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 目 录

<b>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b>	(1)
柏林赴任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4)
柏林戒严	(7)
密码电报	(10)
对德宣战	(11)
从柏林撤退	(12)
转任伦敦	(14)
中国参战和二十一条问题	(15)
调任驻美国波特兰领事	(18)
参加巴黎和会	(20)
<b>二 巴黎和会</b>	(22)
全权代表团的阵容	(22)
山东问题	(23)
外交机构的革新	(25)
<b>三 内乱中的北京会议</b>	(26)
南洋群岛、中国各地的旅行	(26)
不了了之的北京会议	(28)
再次柏林赴任	(32)
<b>四 日华关系的转变</b>	(33)
济南事件的谈判拖延未决	(33)

上村伸一与周龙光	(36)
与王正廷直接谈判	(38)
极密电报	(40)
经十一个月济南事件获得解决	(42)
奉安典礼与承认国民政府	(45)
<b>五 国民政府和币原外交</b>	(48)
佐分利公使的自杀	(48)
中国拒绝小幡驻华公使	(50)
特命全权代理公使	(52)
蒋介石军击败北方军	(53)
中国的革命外交	(55)
报告对华意见	(59)
日华关系险恶化	(60)
和王正廷的网球赛	(62)
暗杀计划	(64)
满洲对策	(69)
<b>六 日华冲突，满洲、上海事变</b>	(70)
为时已晚	(70)
上海危机	(77)
两军冲突、混乱的上海	(81)
请求出兵	(83)
任命白川大将为总司令官	(86)
停战命令	(89)
困难的停战谈判	(94)
<b>七 血溅庆祝会——引自《隻脚记》炸弹事件</b>	(100)
炸弹爆炸	(100)

向政府紧急建议	(104)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07)
后藤博士	(108)
妻子	(111)
右腿截肢	(112)
慰问	(115)
<b>八 外务次官的三年</b>	(117)
回到东京	(117)
白鸟纠纷和设立考查部问题	(118)
广田新外相	(122)
改革在满机构	(124)
天羽声明	(127)
大使馆升格问题	(130)
通商贸易问题	(131)
收买中东铁路的谈判	(133)
海军裁军问题	(133)
华北分离工作	(135)
派李滋罗斯去中国	(137)
军部与外务省意见的对立	(139)
二·二六事件	(142)
<b>九 任驻苏大使期间</b>	(147)
去莫斯科	(147)
渔业条约的难产	(149)
乾岱子事件	(151)
关闭领事馆	(153)
张鼓峰事件	(154)

视察欧洲的紧张地区	(157)
调任驻英大使	(158)
<b>十 雾都伦敦——引自《伦敦日记》</b>	(161)
在巴黎同吉田、杉村、来栖等大使会谈	(161)
易纨士	(163)
伦敦赴任	(165)
呈递国书	(166)
枕江楼	(167)
张伯伦的忍让、邱吉尔的斗志	(169)
<b>十一 空袭</b>	(174)
交涉滇缅公路问题	(174)
失去良机	(177)
邱吉尔在议会上的讲演	(173)
三国同盟的签订	(181)
日英邦交的纽带	(184)
强烈抗议	(186)
同邱吉尔恳谈	(191)
松冈外相的声明	(193)
<b>十二 我的使命终于失败</b>	(195)
会见松冈外相未能实现	(195)
决心回国	(196)
向邱吉尔告别	(198)
离开伦敦	(200)
准备辞职	(202)

#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柏林赴任

1911年(明治44年)经外交官和领事官考试合格进入外务省的，有芦田均、堀内谦介、桑岛主计、酒匂秀一、栗野昇太郎、缝田荣四郎、村上义温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杰出人物。只有芦田当时还在求学，其他人不久都被外务省录用。堀内立即从事业务工作，其余都分配到各个部局进行实习。我和栗野被分配到政务局第二课。这个课是负责处理欧美政治方面工作的，课长是后来驻泰使馆的西源四郎书记官。西课长具有当时最新的欧洲知识，刚从奥地利回国，曾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很有发展前途。他为人举止端庄，表情严肃，是伊藤博文公爵的女婿。我想这是要让我们先学会讲礼貌，才把我们分配在西课长手下的。在办公房间里，我和栗野总是不着边际地争论不休，为此，时常受到警告。

当时的外务大臣是刚刚接替小村寿太郎的内田康哉，次官是石井菊次郎，政务局长是仓知铁吉，他是我们应外交官考试时的主考官。

几个月的实习期满之后，正式决定了我们的任地。我被任命为驻德大使馆的外交官补，栗野则隶属驻法大使馆编制；留在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中国方面)工作。他的父亲栗野慎

一郎是驻法大使，当时刚从巴黎回国不久。

1912年4月，我在赴任途中，顺便到大分县的杵筑（八坂村）向双亲告别。双亲都非常高兴。父亲邀请了亲属和熟人，摆设盛宴祝贺我的远行。

费尽心血培育我们弟兄成长的母亲，此时只是流泪。而这一次见面竟成为我与母亲的永别。

我在门司搭乘热田轮离开日本。我怀着被解放了的心情，认为自己从此要在世界上飞黄腾达，幼稚地幻想着自己的万里鹏程。同室的一位叫山崎次郎的乘客，是去西班牙使馆任外交官补的。同船还有文部省、海军省、大学等单位派遣的留学生，都是些意气风发的人物。我立即同他们亲密起来，船中生活极为愉快。

船西行，到达上海。总领事是有吉明，在这里受到南新吾商务官的款待。船继续前进到了香港，受到领事馆的接待。在这里初次看到欧洲式的市街，规模之大令人惊异。次日由香港启碇驶往新加坡。在这里也有领事馆接待，并参观了柔佛王宫和著名的植物园。这些都使我大开眼界。

同时也看到了日本妓院聚集的街道，这些妓院后来在山崎平夫领事任内被取缔了。船经槟城到达科伦坡。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康提，参观了佛教圣地。科伦坡是日本人当时正在进入的最远的港口。船继续西行，在亚丁稍事停留后进入红海，远远地看到阿拉伯的焦黑的群山。再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了塞得港。这里已经完全脱离了亚洲的风光，是一种阿拉伯与欧洲景物混合而异样的市街。由这里经东地中海，通过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墨西拿海峡，就看到了欧洲大陆。一想到这就是盼望着的欧洲时，心情为之振奋。这样经过四

十天漫长的航行，到达了终点法国的马塞港。我下了热田轮，与去西班牙的山崎外交官补在这里分手，就和几名文部省派往德国的留学生一起乘快车去柏林。

旅行外国时，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熟悉外国语。我们去德国的五、六个人，对德语都是有信心的；用中学时代学习的英语在到马塞港以前，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但是，对法语却一无所知，对从这里到德国国境之前的旅行，心里不免有些胆怯。所以在火车上我们挤在一个包房里（后来才知道，我们坐的头等车里乘客很少，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可不必）。在度过了不惬意的一夜之后，到达了德国国境。国际列车的法国列车长换成了德国人，一切都改成德国式样。我们以为说德语没问题，胆子就大了，有的连忙找到列车长，用德语问道：“这次列车几点钟到柏林？”但是，这位列车长却回答：“我不懂法语”。说完就走了！说德语的信心一下子就被挫伤了。从此才深深领悟到在日本学的外语到当地是不能通用的。

火车通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准时到达柏林的弗雷德里希·修特来塞车站。大使馆的武者小路公共（后任驻德大使、宫内省宗秩寮总裁）、大野守卫（后任奥地利、匈牙利公使、藤泽市长）两书记官前来迎接，并引导我们住进了松下旅馆。从此开始了我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活。大野书记官已经决定调到奥地利大使馆工作，我是来接替他的。此后多蒙武者小路书记官指导，为我今后作外交官打下了独立工作的基础。

当时的德国，在德皇威廉第二统治下，国力有了惊人发展，颇有凌驾英国之势，更不用说法国了。欧洲的交通工具正处于马车向汽车过渡的时代，柏林市内汽车一天天多起来，

德国国内的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皇宫非常华丽，在宫内招待外宾的仪式和活动也很惹人注目。十来个年轻的王子在宫中舞会上颇有声望。德皇的独生女儿路易斯公主与汉诺威的王子结婚，参加婚礼的有英、意、俄及欧洲各国的皇帝。德皇的宫廷彷彿已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

一年多以后，我已逐渐熟悉了大使馆工作，武者小路书记官回国后，我承担了他的工作。1914年6月，大隈内阁、加藤高明外相时，杉村虎一辞去驻德大使职务，由船越光之丞参事官代理。我的德语已略有进步，能够处理工作了。我初来时，正值两位一等书记官诸井六郎、榎野乙次郎离开柏林。当时是以桂延倍道三等书记官（后任智利公使）为首，下有松永直吉书记官（后任奥地利、匈牙利公使）和我，以及在我之后一年进入外务省的北田正元和长谷敏书记生。陆军武官是渡边少将（注：或许是河林正彦大佐），辅佐官是古庄幹郎大尉（后升为大将，台湾军司令官），海军武官是伯爵佐野常羽大佐。当时在柏林有很多文部省和大公司派遣的留学生和陆海军的驻在人员。因此，日本人会和松下旅馆昼夜都十分热闹。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德皇统治下迅速强盛起来，对外政策愈益激进。英国爱德华七世执行以英法协约为中心的政策，俄法之间也已有了同盟关系，从而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对抗，这就是当时欧洲的形势。摩洛哥、丹吉尔等事件接连发生，欧洲形势日益紧张，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军备

竞赛达到白热化程度。奥地利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弗兰西斯·约瑟夫老皇帝统治下与德国联合，作为古老的大国仍拥有相当的实力，它在德国支持下不断地向巴尔干方面伸张势力。另一方面，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东进受挫后，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将力量集中于东欧和巴尔干。它在巴尔干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民族中，积极活动，援助这些民族，使之摆脱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势力而独立。

德皇将德国势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经由奥地利、巴尔干伸向波斯湾，即采取确保柏林——巴格达——汉堡——巴士拉（波斯湾头的港口）路线的政策。因此，巴尔干便成为俄国与奥德争夺的焦点。

1914年6月28日，奥皇太子佛兰西斯·菲迪南大公视察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人暗杀，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一事件成为条顿、斯拉夫两民族间冲突的导火线。奥地利和俄国立即开始动员，局势急遽紧张起来。如果俄军与奥军发生冲突，则德国有援助奥地利的义务。如果德军与俄军发生冲突，则法国有援助俄国的义务。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必将成为战场。欧洲自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保持了均势，维持了和平。因此，各国都获得了高度的繁荣。但是，如今却面临旦夕之间即可化为灰烬的危险。据报道，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已经有了接触。德国人的兴奋达到极点，要求战争的气氛十分强烈。以菩提树下大街为中心，学生们日以继夜地举行示威运动。女学生站在最前面，柏林大学的学生由女生领先在繁华地区唱着军歌列队行进。柏林市民的示威队伍涌进宫殿，要求德皇下决心。德皇在民众欢呼声中出现于宫殿的阳台上，回答说，德国现在

面临重大危机，尔等市民到宫殿前的寺院去为德国国民祈祷吧！

在喀尔巴阡山方面，奥军节节退却。这时，德国必须决定是否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去援助奥地利。

各国大使、公使连日来接踵不断去德国外交部听取外交大臣亚格、外交部副大臣钦梅尔曼等关于形势的说明。当时外交使团首席是西班牙大使。我国船越光之丞代理大使每天也与外交部副大臣钦梅尔曼联系，或到外交部接待室与西班牙大使等接触，探听消息，然后向东京报告。钦梅尔曼在发生萨拉热窝事件之前，曾对船越代理大使说过：“欧洲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可能认为是不坏的事吧，但是欧洲决不会发生战争。”然而，现在何以情况突变，俄、奥冲突，欧洲大战且有即将爆发之势。战争能否只限于欧洲大陆成为谈论的中心。

德国如参战必然处于两面受攻的困境之中。援助奥地利，在东面就必须与俄国作战；德俄一开战，西面的法国与俄国订有同盟条约，就会立即参战。德国处于俄法之间又该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呢？德国参谋本部计划将军队集中于西面，攻破防备薄弱的比利时，侵入法国，首先使法国投降，再将其兵力转用于东面进攻俄国。这就是所谓施利芬作战计划。这样德国就必须摸清法国的态度，即法国是否将为俄国而战。为此，德国质询了法国，如果德俄战争开始，法国将采取何种态度？但法国未予置答，径自进行战争准备，在巴黎以及整个法国国民中掀起了战争热潮。

8月4日，德国召开战时议会，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作了关于时局的演说。旁听席、会议厅都坐满了人，场内悲壮的气氛高涨。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穿着少校军服，带

着副官，好象军国主义的象征似的进入会议厅，登上讲坛。当时我也在外交官席旁听，首相说：“德国虽然知道比利时中立，但法律要服从需要。我想德国军队正在通过比利时的领土。比利时的中立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议会厅里响起了狂热的掌声。首相女儿、社交界的明星在旁听席里向她父亲疯狂地挥舞手帕。我感觉到英国也将会参战，或许要变成世界范围的大战争。因为德国践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决不会袖手旁观。果然就在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议会演说结束后不久，柏林也慌忙报道了英国的参战，这是德国的最大错误。德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观点与英法有所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人也作过同样的错误判断。这样，萨拉热窝的一发子弹，终于发展为英法俄三国协约对德奥的战争。

## 柏林戒严

柏林迅速转入战时体制。英国加入战争后，因有日英同盟的关系，我等也必须考虑战争的迫近。从日英关系来看，我想日本也许要介入这场战争，而且认为这对日本有利。此外，我还认为日本参战是把德国势力逐出东亚的最好方法。我的这种主张曾受到船越代理大使的申斥。船越代理大使相信战争的胜利属于德方。然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日本处理中国及其它问题时，就要受到欧洲大国的种种掣肘。现在欧洲发生战争，欧洲大国的精力集中于欧洲，其结果将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非常有利。事实上，对此，我们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欣慰心情。